

《木里文史》

——十辑合订本

目 录

一、前 言

二、木里政教史大事记（摘 抄）

鲁绒格丁 供稿

夺取荣品、阿仲文口译

刘先进 整理

三、解放前木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主统治制度和宗教礼仪情况。

夺取荣品 口述

阿仲文 口译

刘先进 整理

四、忆木里解放前寺庙、衙门的新年庆典。

夺取荣品 口述

阿仲文 口译

刘先进 整理

五、忆木里大喇嘛出巡路上的排场。

夺取荣品 口述

阿仲文 口译
刘先进 整理

六、忆张文奎烈士。

杜锦田

七、王门公之死

金西旺偏初、呷绒达娃 口述
刘先进 整理

八、木里十九世大喇嘛昂翁扎巴松典传记

纪秉祯 搜集整理

九、吴香兰在木里当选国大代表的经过。

夺取荣品 口述
纪秉祯 搜集整理

十、木里土司衙门汉文档案所见。

黄承宗

十一、忆东朗平叛。

杜锦田

十二、关于废除木里三十三种不合理负担的经过。

何照福 搜集整理

十三、忆一件重大民族纠纷。

杜锦田

十四、同治年间木里的战乱。

金西旺 偏初 口述

刘先进 整理

十五、木里第十六世大喇嘛昂翁谿立执政时期的大事琐记。

—夺取荣品 口述

阿仲文 口译

刘先进 整理

十六、关于米吉活佛被杀和扎巴松典被劫持到西昌的前前后后。

夺取荣品、鲁绒格丁、阿仲文口述

刘先进 记录整理

十七、解放前的木里商业概况。

木里县商业局 供稿

县政协工商工作组

十八、谈木里的龙达金矿。

黄承宗

十九、子犹谈木里。

何照福

二十、回忆解放前木里土司衙门保护森林和珍稀动物的规矩制度。

偏初次尔 口述

刘先进 整理

廿一、抚今思昔活木里

——旧社会的木里商品一瞥

苏朗偏初 口述

阿仲文 口译

刘先进 整理

廿二、忆民国初年木里同稻城次洛班的械斗。

苏朗偏初 口述

阿仲文 口译

刘先进 整理

廿三、我所知道的八尔家同胡四黑彝打冤家的情况。

苏朗偏初 口述

阿仲文 口译

刘先进 整理

廿四、忆民国后期木里同左所的冤家械斗

夺取荣品、阿仲文、鲁绒亨扎口述

刘先进 整理

廿五、松典春品其人

夺取荣品、阿仲文 藏语口述
呷绒拉姆 汉文笔译
刘先进 整理

廿六、乃居（米吉）活佛当政时期大事记

夺取荣品 藏语口述
鲁绒格丁 藏文笔录
呷绒拉姆 汉文笔译
刘先进 修改整理

廿七、政协木里藏族自治县委员会组织沿革。

（1952年———1985年）

何照福供稿

封面照片、题字……………张志壮
责任编辑……………刘先进
校 对……………郝 秀、刘先进

前 言

边远闭塞的木里，解放前是所谓的“木里王国”，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军阀、地主、封建土司、喇嘛寺庙的重重压迫和残酷剥削；饱尝了“乌拉”差役、租税、灾荒、瘟疫、兵祸匪患、冤家械斗之苦。

在解放木里及平叛、民改中，这里也有过急风暴雨，如火如荼、尖锐复杂的斗争。在木里工作的各族干部，为人民的翻身解放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创立了永不抹灭的革命功绩。

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木里的这些内容丰富的历史事迹也许渐渐忘却和感受淡泊了。为此，我们组织了部份县政协委员和邀请了一些曾在木里工作过的老同志，回顾、撰写了他们耳闻目染、亲身经历、直接参与的一部份木里重大事件的史料文章。以供给读者对木里旧社会的封建农奴制度、政教合一的土司政权、宗教特色、民俗风貌和解放初期、民改前后激烈、复杂、尖锐的斗争场面，开劈木里工作时的艰难困苦情况有所了解。从而，更好地“温

故知新”，焕发更大的革命热情，积极投身“四化”建设。

我们编写的《木里文史》在县委的重视、支持和县政协的直接领导下，自一九八四年七月问世以来，已出刊了油印本十辑，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此次，我们对已出刊的稿件作了必要的文字修改和内容订正，编撰为铅印合订本发行。

由于我们的文化知识、写作水平有限，在整理、撰写中难免谬误甚多，尚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政协木里藏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工作组

一九八六年六月廿五日

木里政教史大事记

(摘 抄)

鲁 绒 格 丁 供稿
夺取荣品、阿仲文 口译
刘先进 整理

我县有关部门收藏的一部孤本藏文手抄经书中，对木里的政治、宗教史迹大事作了详细记载；而且，全系用喇嘛经书文体叙事。经查，是乡村和尚（即非藏区寺庙的供职喇嘛）翁秋次伦抄录，供念经用的书典。该书撰写年代不详。此次由对佛经藏文造旨颇深的鲁绒格丁同志详细翻阅摘抄了部份可取的内容后，会同其它同志按意口译成汉语，整理成下面的几篇文史资料。为便于归纳，由整理笔者加了小标题。

一、黄教在木里的兴起及三大寺之修建

木里原来既无黄教，更无闻名遐迩的三个大寺。据经书中记载，西藏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在当时仅派有两三名弟子偶尔来木里地面传播黄教，修有几个小经堂，但寺庙香火不旺，经堂垮塌损坏，黄教在木里未得发展。在属龙的

那一年(公元一五八〇年)西藏第三代达赖喇嘛苏朗降初(索南嘉措)亲总理塘负责修建理塘大寺和主持了大寺的开光仪式,在该处传播黄教。木里闻讯,即派出现在属木里瓦尔寨地面之深通佛经,虔诚奉教的藏族人甲呷西洛则巴,前往理塘朝拜达赖喇嘛,求三世达赖赐传木里的黄教。达赖喇嘛接见甲呷西洛则巴后欣然应允,言道:“需祷告女佛白丁拉姆,待女佛晚上投梦后再行定夺”。次日晨,达赖喇嘛邀集跟随的几位大活佛召见木里甲呷西洛则巴,讲经说法。达赖喇嘛说:“昨晚得女佛白丁拉姆投梦,叫我佛宗喀巴门下弟子吉鲁珠其觉大活佛(已死)的转世替身昌多却吉松吉降初活佛前往木里传播黄教;女佛投梦时还说:建寺地址要选在木里的名叫喇嘴洞和东丁的两地”。甲呷西洛则巴领命后,伴陪昌多却吉松吉降初活佛来到木里,住现让别牧场之地。他们随即到各处勘察,选择修寺地址,历时一月有余,未得结果。一日,昌多却吉松吉降初路遇一牧羊少年,偶问其名。答曰名叫降初崩(意为十万大海),住地东丁。活佛闻言,认为牧童之名其意甚为吉祥,住地又与女佛投梦所

指地名相同，即按牧羊小孩所指之东丁地点于释迦牟尼佛逝世后的二千五百二十年（藏历属猴年，即公元一五八四年）修好木里第一座大寺——瓦尔寨大寺。据经书中所说：该寺由昌多却吉松吉降初亲自动手，又四处游方募化建寺之口粮、费用，历尽艰难困苦，经时数年才建成。

瓦尔寨大寺修建竣工后，该寺香火旺盛，佛事甚隆。附近百姓入寺剃度为僧者逐渐增多；信奉黄教之百姓不断增加。黄教在木里才正式兴起和有所发展。

时隔几年，昌多却吉松吉降初活佛去世，跟随他一道来木里传播黄教的严丁次称绒布喇嘛（蒙古族）接替活佛继续传播黄教、修建寺庙。严丁次称绒布先在残多（现枯鲁干海子）建寺，取名洞那寺庙。不久庙房即垮塌。据说，其因是与三世达赖喇嘛苏朗降初所言的，女佛白丁拉姆投梦所指的地点不符。后，严丁次称绒布于释迦牟尼佛去世后的二五三九年（属龙年、即公元一六〇四年）亲自主持在现枯鲁地点修建了康坞大寺。自此，严丁次称绒布总揽瓦尔寨、康坞两大寺庙管辖之权于己手。广收信

徒，遍传黄教，木里黄教越发兴旺发达。

至于木里大寺修建始末，经书中记载不多，仅言曰：木里大寺原只一规模不大的小经堂，后被火焚毁。在木里第十四代大喇嘛昂翁扎什当政时，由他亲手主持从新扩修而成。（一九六〇年前笔者亲自所见，尚保持原状，且宏伟壮丽的木里大寺，即是昂翁扎什大喇嘛所修）。

木里世袭贵族八尔斯丕的由来和黄白 二教之斗争

严丁次称绒布继昌多却吉松吉隆初主持修建康坞大寺并总揽了瓦尔寨、康坞两寺大权于手后，他在位既久，寿命又长，何时去世，书中无记载。他死后，木里佛界首领是从西藏阿里来的喇嘛，名叫边吉甲初。不知何因，边吉甲初喇嘛后来移居现麦地龙乡，在当时名“洛给”的地方，另行修筑寺庙居住。在纳西族之穆天王于木里大兴名叫“呷麻八”的白教而灭黄教中，洛给寺庙被穆天王烧毁；边吉隆初被撵至大金河东岸，在高山之颠名公若吉的地方从新修寺居住，他将原洛给寺庙所辖之现在的尔多、

里里两处庄园移交康坞大寺管辖，自己仅辖麦地龙大金河东岸领地。后来，瓦尔寨、康坞两寺又分别由喇嘛却吉降村和甲伦二人担任首领。隔时几年，两寺又总揽于严丁翁布扎里边吉喇嘛之手。严丁翁布扎里边吉年老时曾遗言：在他去世后，由喇嘛降央绒布承袭瓦尔寨、康坞两大寺之首领位。

降央绒布，其父是八尔（按本地蒙语为老虎之意），其母名阿楚。阿楚在猴年怀孕而虎年才生下降央绒布，出生地名是特其。（木里后人共晓的白碉八尔老爷庄园所在地，人们后来统称该户为阿楚八尔家，即是沿袭至解放前的八尔斯丕贵族家。——笔者）

降央绒布在仅能初学走路时，便被父母领到康坞大寺朝拜严丁翁布扎里边吉喇嘛。扎里边吉喇嘛见降央绒布聪明伶俐，甚厚爱之；并言道：“若此孩入我佛门，长大成人掌管木里佛界，黄教必兴旺发达，此孩也将前途无量”；他又馈赠该小孩衣物、银碗，并要该小孩入寺剃度为僧，降央绒布父母当即认可。隔了五、六年，八尔、阿楚送小孩到康坞大寺为僧，拜严丁翁布扎里边吉为师，遂取名降央绒布。

严丁翁布扎里边吉喇嘛声称降央绒布是上代活佛昌多却吉松吉降初转世的替身，对他倍加培植；降央绒布也刻苦攻读佛学经文，成了严丁翁布扎里边吉手下最得意弟子。降央绒布二十岁时被送西藏深造。他在西藏著名的哲蚌寺、色拉寺、嘎丹寺和后藏的扎什伦布等诸大寺院学习经典，朝佛进香；又在哲蚌寺专修佛学。因他每在该寺喇嘛、高僧们论经说法，答辨佛学的集会上才华出众，学识渊博，获得了高级“格西”（博士）学位。

降央绒布早在西藏进修时，即有发展木里黄教之雄心壮志。他初返木里，就各方奔走，四处募化，集聚财物后又再次入藏，朝拜各大寺院；并在各大寺修建如当今的招待所、办事处之类的房舍，供木里输送大批喇嘛进藏深造时居住。据经书中记载，降央绒布在色拉、哲蚌两寺修有“贡布空村”；嘎丹大寺修“夺空空村”；后藏修“甲空村”。入内居住的僧侣不仅有木里的，还有中甸、永宁、理塘、香城等地入藏进修佛学的众多喇嘛。

降央绒布第二次入藏时，已是第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在位。降拜五世达赖喇嘛为师，

深攻佛门经典，学识更为渊博，已超过其它格西之上。降央绒布原拟在西藏的名刹大寺进学修炼终生，达赖、班禅劝其返回木里，振兴黄教，对佛门才有更大功德。于是降央绒布遂第二次从西藏返回木里。

降央绒布第二次回木里时，正遇穆天王大兴“呷麻八”白教而灭黄教。穆天王破毁寺庙，撵走喇嘛；扬言说：“今后老百姓若再送子弟入寺为僧，就要在寺庙内当众砍下这些子弟的头和手，叫他们的父母背尸游众”。当时，木里黄教曾一度濒临绝灭之境地。降央绒布自忖势单力薄，眼下尚不可同穆天王抗衡，遂奔往盐源，广交当地土司和当政上层，募化财物，在盐源藏名曰“具落”的地方修扎西曲伦佛寺（意为兴旺发达之地），木里所剩的六十余名喇嘛也逃奔该寺。不久，降央绒布在扎西曲伦寺就发展黄教喇嘛有二百余众。他除继续派人进西藏朝佛进香，攻研经典外，自己又第三次入藏，面求西藏支助木里发展黄教。

降央绒布第三次进藏时，西藏政局混乱，有“呷麻八”、“必里”、“苏波”（蒙古族人）三方势力争斗，彼此抗衡，难分胜负。经西藏

王顾思热丁增却其甲布率众瓦解了三派势力，局势始较稳定。降央绒布遂传书给外侄松奥绒布，叫他亲带许多金银财宝、贵重土特产到藏，交降央绒布尊各大寺院上下僧众。降央绒布每次晋见其师父五世达赖时，都送黄金三十两之上的厚礼。降央绒布求达赖赐教他对抗穆天王“呷麻八”白教之方，达赖说：“命中注定你降央绒布必灭穆天王而占领木里天下；黄教定会在木里兴旺发达，广为传播下去。你回木里后要相机而行，或文或武与穆天王抗争”。降央绒布领命受计后遂第三次从西藏回到木里。

降央绒布回到瓦尔寨大寺，其师严丁翁布扎里边吉喇嘛尚在人世，但年事已高，他见到弟子从西藏返回，又才华出众，异常高兴，禁不住从昏花老眼中掉下几滴浊泪说：“我已年老无用，穆天王势大力强，“呷麻八”白教不容我佛门黄教在木里有安身之地，只有你来执掌瓦尔寨、康坞两个大寺，我黄教在木里才有出头之日。穆天王知道你这次去西藏是搬兵来同他斗的，你要千万小心防备他加害于你！”。

降央绒布谢绝了师父要他继位执掌寺庙的要求，为继续增强黄教势力，伺机消灭“呷麻

八”，他又遍游盐源、永宁各大佛刹寺院，并留居于盐源扎西曲伦寺。

此时，穆天王在木里各地大修碉堡，“呷麻八”白教在木里已有五座寺庙，其教派有三大势力：一是列凹纳雅郎基塔；一是稻城阿称家；还有中甸甲加家。三派为争夺木里的宗教、政权统治，内讧不止。后来“呷麻八”被反抗皇上的地方武装“贾洛乍”大军攻打，势焰笃消，景况已大不如前。降央绒布眼看兴黄灭白的时机已到，遂自盐源修书给瓦尔寨、康坞两大寺的总管说：“穆天王、“呷麻八”白教的势力已是日落西山。现发奋图强，消灭白教残余势力，兴我黄教而占木里天下之日已到。你们要加紧准备，广收信徒，迅速发展我黄教势力”。此信送到康坞大寺时，该寺财粮总管严巴格爪崩表面虔诚信奉黄教而实倾向“呷麻八”；又妄图排挤降央绒布而以自己之侄取代。遂回书降央绒布说：“呷麻八势力强大，你的雄心壮志虽好，而我们却心有余力不足，你兴黄教而占木里天下之愿望恐难办到”。借以阻挡降央绒布返回木里。

严丁翁布扎里边吉喇嘛在瓦尔寨大寺深知

康坞寺财粮总管居心不良，遂急回书降央绒布说：“我已年老无用，眼看是快要入土的人了。现实的木里局面，好比一匹倒在地上快死的老马，还没断气就有乌鸦啄眼之患。你要务必火速返回木里，展我黄教宏图，以防呷麻八死灰复燃”。降央绒布遂在鼠年(公元年代不详)由盐源到列凹，在列凹因有“呷麻八”纳雅郎益塔势力组织武装拦截，又经绕道达康坞寺后再到瓦尔寨。

后，严丁翁布扎里边吉卸任，由降央绒布接替。当时，寺庙贫困不堪，清点寺院财产，仅有牦牛四十头、佃户七家、马一匹。降央绒布遂在几年内凭其对佛典学识之渊博；能言善辩之口才，游方各地，募化寺庙用度，传播黄教，增收信徒。他对众百姓引经据典，讲经说法，言道：“我们都是骨头、皮肉一个样的优秀民族，就要信奉一个教派。信仰黄教在生有诸佛保佑，百事如意，人畜兴旺；死后也不同凡人，可升天成佛。你们向异族的纳西人穆天王交贡纳赋，还不如交给我降央绒布，也可表明你们百姓对佛爷的虔诚”。

当时，瓦尔寨附近有四大村舍，经降央绒